

欧 阳

变与不变



前天晚上返家的时间没把握好，从地铁出来已经是夜里11点多了，错过了末班公交车。

扫一眼十字路口，人迹稀疏。要按以前的经验判断，路面上应该是有很多电动三轮车的，想不到这个“最后一公里”的产业居然无影无踪，一两公里的路程打车不值当，干脆迈腿锻炼。

走在路上，想着曾经繁华并且杂乱的摩的大军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，不免勾连起往事。

我住的四环外，区域内多年前是摩的兴起并且不久前还很繁荣的地界。因为“无照”，同时在生意时间伴着很多问题，如占道、拥堵之类，这支队伍出现之始就很让城市的公共管理部门犯难。

早先“摩的”的业者全是“无业”的年轻人，看起来都比较生猛。为了阻绝“摩的”带来的乱象，城市规范有序为目标的管理者为清除“牛皮癣”般的载人运输工具，不知道下了多少次决心，从宽容某些强力措施可知其坚毅的态度。然而，追逐、罚款、没收这些不手软的措施经年效力不佳，后来，皮带、链条之类的武器配备和使用俺也算是亲眼得见，可还是难阻“摩的”前赴后继的坚守。再后，“摩的”成了“老司机”专享，个个驾驶龄年岁一把，这严重阻碍了管理者的权力行使，别说拿人，很多时候对骂、吵架都怕老司机出状况，于是这个产业开始堂而皇之起来。

倾向于“最后一公里”走路的俺没坐过电动三轮车，但就对事而言，觉得啥事都爱念叨的经济学家说得很对，有需求就有市场，就有供给。加上“摩的”先驱多是谋求生存的底层群类，只要解决吃饭问题，自己花钱还是地局里添饭他们都不惧，故而对管理者来说，“禁绝”措施无疑是难上加难的考验。

坦白说，我很难理解“禁绝”的思维方式，市场经济了，广泛的需求怎么可能禁绝呢？倒是那些管理者，不知道他们为何不从服务的角度来考虑，想来应该不会是展示权力，但应该也不会是由于策略谋划人有专车而忽略了大众的交通需求。

客观说，一旦市场需求出现，应运而生的“摩的”产业基本上不可能铲除，如有这样的常识，秩序维护的思路就当是以服务理念来找寻应对策略，那么，面对“摩的”乱象，所应该有的思维自然就是使之规范化，或者是用规范有序的替代品取而代之。

现在呢？共享单车的出现，“摩的”产业顷刻瓦解，也许这就是有市场调节作用的产业轮替之力。想想当初费神伤脑地耗费公共资金、雇佣专门人员围堵的措施，看看当下，原来所谓的“牛皮癣”其实根本名不符实。

匪夷所思吗？其实不是。关于共享单车的意义，坊间的议论很多，没必要再重复。只是共享单车之于“摩的”的事儿，不知道能否确实给管理者启示。这样的疑问是有道理的。类似的事例现实中并不少见，比如晚近出现的优步、滴滴之于出租车。

是疏导还是堵截是个大道理，就像现在政府提倡的服务理念替代管制方法那样。只是原则性的话好说，旧有的管制习惯思路改变就不会那么容易。从服务市场出发解决需求问题，这样的政策思路变化当然不错，问题是，有些问题恐怕不是管理理念的问题，而是思维习惯改变的问题，这显然没有那么乐观。是的，共享单车终于让“摩的”寿终正寝了，可从前让管理者头痛的问题——“摩的”乱象——并没有随着老司机一起休息，现在的单车胡乱堆放继续继承了“摩的”的血统。

可见，所谓的服务理念之变，无论是管理思路，还是单车取代“摩的”之类产业替代，未必就能够解决问题。从根儿上说，有些“变”和市场经济有关，但真正需要变的，坦白说也许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。

回过头来看，当初是应该规范“摩的”，而不是禁令阻隔。看起来很简单了，实则不是那么回事。仅有管理者的服务理念就能解决问题？这种可能性你看我几乎为零。

策略层面的规范及时跟进固然很美好，但假如比牛毛还多的无序制造者没有改变，真要“乱象”刹车怕是很难做到。试想，当初电动三轮车就那么几个老司机都不好管，亿万共享单车的消费者怎么“看得住”？

象棋为何各有五卒

苾 蓉

象棋各有五卒和中国古代的军队编制有关。据说周朝军队的基本编制为“伍”，即由五个士兵组成。这个基本编制是根据当时所使用的武器而制定的。

那时有五种兵器：殳、矛、酋、戈、戟。殳，用长竹竿做成，端有棱，但无刃，可顶倒敌人。矛，在长竹竿上有金属尖刀，可刺杀，殳和矛配合使用，可把敌人消灭在还没接近自己时。酋，类似矛，却比矛短。戈，长柄横兵。酋和矛适用于近身作战。戟，矛上加钩，特别是它的钩，弥补了前四种武器的不足。五种兵器，各有长处，由五个士兵分别使用，构成交错战斗，充分发挥了五种兵器的功能，提高了战斗力。

春秋战国时的兵制，也以五人为伍，但增设伍长一人，共六人，当时作为军事训练的足球游戏，也是各方六人。由此可以推测：早期象棋，是象征当时军事战斗的一种游戏。后来，这五种兵器和五个士兵，反映到中国的象棋上来，就成了对阵双方五卒为一线的战斗队形。



叶 骑

起风了，门前竹竿上的碎花被单舞起来，像只大蝴蝶，很好看。

风是很轻的，一双手一样抚过乡村的街道，人字形的屋脊，躺着几片枯叶的瓦顶，悄无声息，就像溪水流过河岸。

几个孩子在风里嬉闹，蹦蹦跳跳，走走停停，风吹起他们的衣角，钻进衣裳里，他们也不在意，只露出一张笑脸。他们来到小溪的石桥上，看风在溪面游荡。突然，一条鱼跃出水面，像一个发光的银币，“啪”一声响，又落入水中，风把波浪吹得更大了。

那条鱼有我的巴掌大。

何小琼

儿子今年12岁。平时我出门，他也喜欢跟，我习惯牵着他的手走，就像小时候一样，依旧那么亲密无间。我从一个懵懂的女人，到一个为了儿子情愿去受一刀之苦的勇敢妈妈，无怨无悔。陪伴着儿子长大，品尝着一路走来的喜怒哀乐，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觉。昨天，我拉着儿子上街，路过小区的凉亭，一个阿姨啧啧称赞：“转眼你儿子这么大了，真是幸福哦。”我笑了，儿子眼睛也是亮晶晶的。这么简单，这就是幸福。

父亲节那天，儿子和他爹妈去外公家吃饭。一顿酒饱饭足之后，我左手扶着父亲的胳膊，右手拉着儿子的手走在小区林荫道上，老公开着车慢慢跟在后



年轻人脸上根本没有什么表情，却拥有许多“表情包”。

赵春青 画

水的韵味

却没有沾染丝毫的污浊，不曾带出一分秒气。它给人带来清新闲适的神韵，更显出其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风骨！

去过雁荡山的大龙湫。当时恰逢雨天，无心欣赏山川美景，但大龙湫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一股洪流直冲而下，犹如大海倒悬，好似黄河之水天上来，更疑是银河落九天。它被悬岩撕扯成无数股水注，却依然势不可当，以雷霆万钧之力猛烈地撞击着潭中的岩石，在无数个破灭的水沫中，塑造着只会愈演愈烈，却永不枯竭的灵魂。它爆发出顽强的毅力与无比的勇气，在一次次的撞击中，走向完美的永恒。

去过杭州的西湖。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烟雾茫茫，微波涟漪，静谧安然，蒙蒙中露出秀美的楼阁亭台，像晨起未妆的绝色女子，神情慵懒，衣裙飘逸，长发悠悠。四周群山，层峦叠嶂，西湖在群山环抱下，似长发女子项下柔柔闪光的珍珠，赏心悦目，精美绝伦。清澈的阳光柔柔地倾泻在湖面，轻漾的水纹，撩拨着谁的心事？一叶小舟停泊在莲花深处，静看月圆花开，世海浮沉。此时，娴浅的，是它

庭院深深夏席清

女孩子们在凉席上翻花绳、抓骨头、挑冰棒棍，或文静地说悄悄话；男孩子们在凉席上蹦来跳去，调皮打闹，很快耍了一身汗，被外婆搥进澡桶又洗一把。

月亮升上天中的时候，外婆才忙清所有的事，拿来一张竹椅，躺在我们旁边休息，我们嚷着要听故事。外婆摇着芭蕉扇慢慢悠悠地讲述着古老的故事，女媧补天，嫦娥奔月，牛郎织女……我们常常听得入神，忘记了争吵和嬉闹，痴痴地望着天上的月亮，向往着那遥远的月宫，能和嫦娥共舞，与玉兔嬉戏；想象着那漫天如钻石般闪亮的星星镶嵌的夜空后面，会有怎样有趣的故事发生。

凉席上的猜谜，也是纳凉的一个重要活动。外婆给出谜面，“兄弟五、六个，围着柱子坐，一旦要分开，衣服全撕破。”表妹猜西瓜，弟弟猜桃子，奶奶直摇头，大家胡乱猜一气，都不对。最后淘气的小表弟赖皮，爬

有些醉了。

清崖寨在山顶，寨子里的姑娘后生会以唱山歌闻名。村寨里的老人家说，这个寨子风水好，风从这里吹过，也要欢欢喜喜地唱首歌，我们的山歌，都是从风声里学来的。有人不信，说听起来不像。老人脱下布鞋，在自己的腿上敲两敲，说，那你等起风了听听。傍晚，风来了，吹着村寨，夹着饭香，还揉着姑娘后生呢喃的情话，真的像一首山歌。

进城，坐拖拉机，车子斜斜歪歪。

车厢里人坐满了，有人坐车棚子上。

司机在车前摇起把手，一阵黑烟，拖拉机“喀喀”地溜在进城的山路上。

风一路上不大，但拖拉机一下坡，风顿时呼啸起来，车背上的乡亲，一个个吹成了大翻头。有人说，今

装时不时跑到舞台边上看。那天我的独唱和领舞，得到了一阵掌声。我知道，自己能发挥得那么出色，完全是因为父母坐在台下，正看着我呢。

时光荏苒，我渐渐长大，随即而来的是我迎着新的生活，我工作，结婚生子。父亲渐渐老去，母亲因病离去。原来的日子再回不去了，我长大了，我留不住那流失的光阴，而那恰恰是我最幸福的时光。

奥尔罕·帕慕克在《纯真博物馆》中写道，“其实，任何人都不会知道，自己正在经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。”什么是最幸福的时刻？其实大多数人都犯着一个错误，以为含辛茹苦养育孩子长大，让他有展翅飞翔的那一天，自己就可以过舒适的日子。须知，这也是另一种孤寂生活的开始……

幸福的时刻，其实已经定格在那些逝去的美好日子。

天风这么大，我们就来说个跟“风”有关的大话。大家点头同意。第一个人自告奋勇，说，我喝过西北风。第二个人也不甘示弱，说，我踩过风火轮。等轮到第三个人的时候，那乡亲一时语塞，支吾了半天，最后来了一句，我睡过我家那寂寞娘。众人在风中笑成了一朵摇曳的山茶花。

天要黑了，风在山村里切来切去。

姑娘们洗了澡，从清凉的溪水里起来了，三三两两，端着印花脸盆，轻快地往家里走。几个孩子给母亲收了竹篱上的衣裳，坐在门前吃晚饭，姑娘们经过的时候，他们傻傻地看着，想风再大一些就好。

风把太阳吹落了，清崖寨又响起了歌声。那是山歌，就像风儿在唱歌。

钱国宏

行武出身的父亲解甲归田后迷上了“挂鱼”——用一片手织的黑色线网，在河中布下一道道陷阱，使过境之鱼触网后而被“绳之以婆”。

父亲迷上“挂鱼”是一种文雅的说法，实际上是为生活所迫。那年月生产队里不挣钱，父母忙活一年到年底一算账，反倒会欠队里的钱。家里孩子又多，吃穿加学费，个个都像房檐下张嘴嗷嗷待哺的小燕崽。没奈何，父亲便想到了捕鱼。我家附近有好几条河，捕鱼条件得天独厚。父亲花了整整一周时间，织成了一片五米长、一米宽的鱼网——我们当地称之为“鱼挂子”。有了鱼挂子，父亲便忙起来。

在生产队里，父亲是车把式，整天出去赶车，有时还要出远门，好几天才能回来。可是一有空闲，譬如“歇晌”（午休），父亲就会喊上我们，到附近的河里去挂鱼。父亲买不起“叉裤”（捕鱼用的塑胶皮裤），就光着腿下水。夏天还好说，秋天河水冰冷砭骨，人一下河，十几分钟不上来，父亲的两腿常常被冰得失去了知觉。为了给我们多凑点费用，父亲往往一下水就是一个多小时，他现在的腿部关节炎就是那时落下的。

鱼挂子下到水里，不消十分钟，便有鱼撞网了。我们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和父亲一道下河去摘那些撞入网眼、挣脱不得的鱼儿，欢呼声、叫喊声满了河面。挂鱼并不全是快乐，有一次父亲在河中赤脚摘鱼时，踩上了一块大蛤蜊壳，脚心被划出三寸多长的大口子，鲜血直流，由于当时治疗不及时，父亲脚底化脓，整整在床上躺了一周。还有一年秋天，父亲在河中摘鱼时，由于下水时间过长，两腿冰得失去知觉，父亲眼前一黑，一头扎进冰冷的水里！若不是岸上人及时下水将父亲救起，父亲还真就危险了。

生产队解体后，家里条件逐渐好起来，加之年岁也大了，父亲便不再下河捕鱼了，那片鱼挂子也就闲置下来。

我们哥几个像黄嘴芽的小燕崽，先后飞离了父母，在远离家乡的地方筑起了属于自己的小巢。这期间，我们哥几个每年都要回家几次，每次都能听到父亲指着挂在墙上的黑色鱼挂子，神采飞扬地讲上几段他当年下河挂鱼时的“精彩片断”，那种略带留恋的自豪感从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脸上荡漾开去，……



愿你灿烂 暖我孤单

刘 刚

曾经相遇，让人怦然心动。匆匆擦肩，仅留下刹那芳华。人言“世相百态”，花落纷飞，可心中一隅，到底想要留给谁？

缘来缘去无法解读，争争吵吵终归尘土。茫茫人海，偶然回眸，两情相悦，邂逅如故。可是，天下鲜有这种幸福，一个眼神岂能生死相付？

醉卧红尘，烟雨惊梦。惟愿你如花，慰藉我一世安然。许你曼妙，相伴我今世尘缘！人生如流萤，何必强求灯火阑珊。纵有笔下千言，无奈情长纸短，一切皆随姻缘……

也有人说，人生好比茶叶蛋，裂痕越多，就越入味，此话未必不尽然。

年华似水匆匆一瞥，多少岁月轻描淡写。尘埃无论飞多久，总会落下；寂寞不管有多长，总会终止。与其独嚼孤寂，不如策马扬鞭。

愿你灿烂，暖我孤单。

父亲的『鱼挂子』